

中国股市那些事儿

回想当年异地炒股

陈 军

1990年12月,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深圳上海两地有股民当年在股市里赚了钱,于是我开始千方百计从上海深圳两地报刊上寻找有关股市方面的信息。

1991年初,我到上海买卖股票,当时内地股市尚处于搞试点阶段,社会上对开设股票市场的认识存在着姓资还是姓社的激烈争论,还有人认为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记得上海媒体上就有过某厂一位团支书因为股民而被厂方撤职的报道,所以当时大家炒股都有点偷偷摸摸的。

《新闻报》和《上海证券交易专刊》是早年刊登上海股市信息仅有的两份重要报纸。前者我通过南京邮局订阅,后者当时属于内部刊物,由上交所每周用信封寄来南京,身处异地的我当时就是这样了解上海股市行情和信息的。

1991年的沪深股市还是比较封闭的市场,当时万国、申银、海通等上海老牌券商还没有在外地城市开设证券营业部,所以要买卖上交所股票就得去上海,要买卖深交所股票就得去深圳。在当年上海清一色的本地股民之中,据说也有极少数浙江股民,这是因为在“老八股”之中,就有一家唯一来自外省(浙江)的上市公司凤凰化工(ST方源)。所以当年有些上海股民听说我来自外地后,首先就会问我是不是从浙江过来的。

1991年7月以前,上交所还没有推出股票账户,当年我委托买卖股票时,在各家证券营业部甚至从未开设过资金账户,委托买入或卖出成交后都是以现金交

收的。委托价格分市价和限价两种,委托有效期分当日有效和5日有效,当时投资者在填写买入委托单时,经常会选择市价委托和5日有效的委托内容,因为这种委托交易方式既方便又省事,还可以提高成交的概率。这种委托交易方式极大方便了我这个外地股民,我无需天天委托挂单而逗留上海,我通常周末到上海,周一递交买入委托单后就乘车回南京,一周后(正好用完5个交易日)的下一再去上海看有无成交,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委托买入。经过几次委托,我终于在9月30日购得我一直看好的申华电工(申华控股),并一直持有至1992年7月,收益率达800%。当时买卖股票佣金为千分之五,记得年初在买卖成交后的第4个营业日才能办理清算交割,为了节省因此在上海的逗留消费开支,为此我还特地临时回到临近上海的南通老家小住,股票交割单还是由营业部工作人员手工计算制单并签字盖章的。1991年7月11日,上交所推出股票账户,逐步取代原先的股票卡,7月中旬我去黄浦路15号(上海证券交易所旧址)开设了股票账户,从此成为上海股票账户的首批开户股民。

1991年的上海股市仅有八只股票(俗称“老八股”),唯一大盘股是真空(广电电子)的流通盘不足5000万,爱使电子(爱使股份)、豫园商场(豫园商城)和小飞乐(飞乐音响)的流通盘都不超过500万。当年上交所曾先后实行过0.5%和1%的涨跌停板制度。虽然当时入市股民很少,上半年的股价变化还是涨跌有致的,



10年前的上海股市

腾讯财经/图

不过到了7、8月以后供求失衡的矛盾还是暴露出来了,出现上市股票天天封涨停板但少有成交量的空涨局面。为此,上交所所在9月30日开始推行千分之三流量约束控制,规定只有当日某流通股换手率达到千分之三以上的时候,才允许该股当日收盘股价有1%的涨幅,但是实际效果欠佳,在此之后“老八股”依旧天天无量封涨停板。

1992年初伴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这股“春风”——资本市场要坚决地试!上交所通过发行股票认购证及其相应的股市大扩

容,当年在“老八股”基础上先后推出30家上海本地上市公司,再随后“5.21”所有股票都取消涨跌停板限制,实行T+0交易制度,从此之后,上交所上市股票有行无市的无量空涨局面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992年股价完全放开后,最终我在申华电工(申华控股)上收益颇丰。

今年适逢中国资本市场迎来20周年之际,尽管中国股市还有许多不够规范成熟的地方,但我依然对她充满了感情,至今珍藏着90年代早期的交割单等许多实物。衷心希望中国股市一路走好!

像种田一样打理股票

刘述涛

我进入股市,和我们村的一位靠股票发了大财的罗传福有关。罗传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深圳打工,一天在深圳特区的街头,看到许多人像当年购买紧俏商品一样,挤在证券交易所的门口。他心头一动,第二天一大早就挤到了证券交易所的大门外排队。

这次排队购买股票的行为,不但改变罗传福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村子里许多人的命运,他们纷纷把自己家里的所有存款都投入股市当中,也不管自己懂不懂得股票,他们只会一味做着发大财的梦想,最后的结果不是割肉清仓,就是套牢再也出不来了。唯有罗传福却仍然像股市里不沉的神话,仍在股市出没。

罗传福成为了一道风景,成为了像杨百万一样的神话。我作为一名想要在股市中闯荡的人,自然希望罗传福能够传给我几招秘招,能够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股市当中,驰骋出属于自己的一条人生之路,也像他那样在股市当中立于不败之地。但真的和罗传福坐到一起,他给我谈的却不是资本市场,而是他作为一名农民对于种田以及与股市的理解,而这样的理

解却让他所向披靡,无往不胜。我在惊讶之余,又不由得信服,原来股市也是百变不离其宗,竟和种田有着很多共同之处。

作为一名农民,能够走进股市,和诸多的经济精英同台竞技,这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的结果,但真的进去容易,想要全身而退却很难。也许正因为如此,罗传福在很多时候都在学习。他对我说,我既然把股市当成了自己发家致富的田地,我就得精心耕作。老话说得好,洒多少汗,收多少籽,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所以罗传福像当年种田一样去精心打理自己的股票。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刚开始进入股市的时候,很大的程度是“随大流”,能够赚到钱也是在懵懵懂懂中赚到的,这和当时的国家政策有关,也与当时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那个时代,只要你胆够大,敢于尝试,你就能够走到别人的前面,挖到第一桶金。但在挖到第一桶金之后,就必须要有个清醒的认识,因为这和种田是同一个道理,你种庄稼头一年丰收,第二年丰收,第三年一定有可能丰收不了,因为人算

不如天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多少意想不到的灾难都有可能发生,这就必须要未雨绸缪,先做好一切准备。也正是拥有这样的想法,让罗传福才在收获第一桶金之后,他果断出手,迅速转移资金,投入到别的生意当中。

自然,就算罗传福在股市赚了钱,但他也不可能就是常胜将军,他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只是他走麦城,不像别人那样,马上就逃离股市,从此再也不开眼向那片天。他认为,自己既然选择了股市,那么也就像农民选择土地一样,只要把满腔的热爱投入到土地当中,并且持之以恒,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正是这种不离不弃,才使得罗传福和股市成为了朋友。前几年,股市一下子又成为了香饽饽,所有的人都开始把眼睛投向股市,在这个时候,罗传福始终告诉自己的就是,太过热的东西永远不要去跟。因为种田的人都明白,都有过切身之痛,头年的辣椒卖得好,第二年往往是辣椒烂在地里也没有人来收。因为什么?就因为跟风的人太多。

作为一名成熟的农民,遇风莫跟特别

重要,但更要懂得如何规避风险,懂得自己的责任田该种什么,自留地该种什么,自己家的山场该种什么,罗传福从来不会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一块土地上。他把这些经营自己田地的思想运用到了自己的股票上,从而多种选择,遍地开花。这也恰巧和经济学中不把鸡蛋放到同一个竹篮子里不谋而合,这又为罗传福以后的炒股留下足够的余地,使得他总不断有意外的惊喜出现。

我在和罗传福的交谈当中,也更坚定了我炒股的信心。这些种田的经验也许说不全如今的资本市场,但只要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经济活动越来越活跃,同样作为一名农民参与其中,与国家的经济生活融合在一起,能够炒点股票,买点基金,让自己的经济生活越来越丰富,投资的渠道越来越多,把种田的理念运用到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这也是我们国家真正的进步,我们国家真正欣欣向荣的综合体现。所以,我也要像罗传福一样,把种田和炒股完美地统一,并且运用到极致,使我的生活也越来越美好,这也就是我一个农民的股市宣言。

A collage titled '那年那些老股票' (Those Old Stocks of That Year). It features several historical stock certificates and documents. One certificate is from '上海超量汽车配件厂' (Shanghai Chaoquantong Auto Parts Factory) with a face value of 50% of the total assets. Another is from '深圳康康野' (Shenzhen Kangkangye) issued on December 10, 1990. There are also '股票认购证' (Stock Subscription Certificates) and other financial documents. Handwritten notes and arrows point to specific details on the documents, such as '最早的股票认购证' (The earliest stock subscription certificate) and '1984年10月14日' (October 14, 1984).